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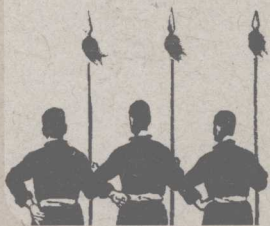
艾
煊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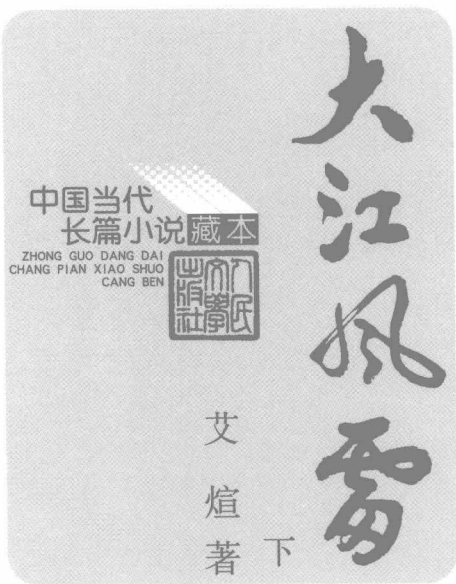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当代
长篇小说藏本
ZHONG GUO DANG DAI
CHANG PIAN XIAO SHUO
CANG BEN



大江风雷

下

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 四 部

七十八

反扫荡结束了，立夏也过了，蚕豆、樱桃、青梅三鲜也吃过了，早稻开始蒔秧了。区游击大队轮流放了几天假，让干部和战士们回家把秧插下去。

杨大新的伤也好了。这天，天不亮，大新就回家去和老婆蒔秧。村子上抗属代耕队，又派来了两个临时帮忙的人。大新准备一天当中就把家里三亩佃田的秧统统蒔完了事。

早饭后，星光从大新的田边经过，被那悠扬的秧号子吸引住了，他一边细细欣赏那悠扬的声韵和辨别那词句的意思，一边看着嫩绿的秧针在微风下轻柔飘动，比天上那淡蓝色浮动的彩云还要美丽。他听得入神，看得呆了。杨大新看见了他就喊道：

“‘四月乡下无闲人’，你还不快卷卷裤子下来帮帮忙。”

星光犹豫了一下。一看阿媛也栽得蛮起劲，心里想，赶一个妇女总能赶得上，便坐到田埂上脱草鞋。阿媛看他真的要下田，怕他栽出浮根秧来，就想拦阻他，但星光已不顾一切，蹚着泥水，呼哧呼哧走下田了。

杨大新在三分钟之内，便把蒔秧的全部要领，教给了星光。看来，这似乎并不是难事。星光开始兴致勃勃地插秧了。

插了不过两三袋烟的工夫，何为从田边走过，她赤巴脚，裤筒

卷过膝盖头，腿弯里还粘着一块半干半湿的黑烂泥。她立在田埂上，大声笑着说：

“星光，看人吃豆腐牙齿快，这会子你看你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落音，田里四个人一齐忍不住大声笑起来。

星光朝四边一看，这才发现自己身子的左右前后、四面八方，都被新插下的秧苗包围住了，没有一条出路。弄得他又急又慌又难为情。刚举起手，习惯地托一托眼镜，大家又爆发了一阵大笑，原来鼻子上又被糊上了一块黑烂泥。他呆立在田当中蛮尴尬，便拿何为解嘲，说：

“你不要笑我，你下田试试看，能不能赶得上他们。”

“我就是赶不上他们，也不致落在包围圈里边身陷重围。”

“我才对他说过的，”阿媛朝何为说，“叫他就跟学游水一样，先在边上试试，他不听。”

星光弯腰插完了那几行的空白，小心地从秧棵缝里向埂上走。立在田埂上，向何为说：

“你没事做，就是专门想嘲笑我的？”

“我怎么会没事？连带早工，我已经蒔完了三分田。”何为说，“哦，差点忘了。我帮你弄来了一架八成新的油印机，摆在区里头，你去抢吧。夏区长看见了，要拿去印通知、告示；林政委看见了，要拿去办报纸；你又要出杂志。”

“你打算给谁呢？”

“你不老早就讲过要办一个什么‘轻骑兵’、‘重炮兵’的？他们两个一吵，把我也闹昏了。我说等你去了，你们三个人拈阄子。”

“那好，你去做公证人。”星光拾起草鞋，就拖何为。

“你看你性急的！我现在要到西溪去有事，晚上再去帮你们断官司。”

“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吧，”星光用央求的口气，软逼着何为跟他一道去。

何为无法，只得跟他一齐走。杨大新在田里叫了：

“何大姐，你太没道理了，怎么把我一个顶顶得力的大伙计拖跑掉了？”

星光肚里没有多少俏皮话，跟着大家笑一笑，算了。

星光坐在石埠头上洗脚，何为立在岸上等他。

他把两只脚慢慢地搓来搓去。

“你说，人最愉快的是什么时候？”星光不望何为，望着水面说，似乎是在问水中的影子。

“这是什么一个没头没尾的题目。”何为不高兴地回答。

“我说是此刻，”星光直接表白了。“前一向，没昼没夜地打仗、行军，紧张、疲劳得要死。”

“紧张也有紧张的特殊味道。”何为捡起一块瓦片，抛到河中，刚刚巧打中了插在河当中的一根孤零零的竹竿尖顶上，那是一根攀拦菱绳的竹竿。“生活太平静了，就会烦死人。天下恐怕只有住在高山上的天文学家，才喜欢平静生活。”

“不过生活也不能像胡琴弦样绷得太紧了，紧很了，神经要断的。”星光把脸转向何为，手捏紧了，又松开；再捏紧了，再松开，说，“生活要有节奏，就像这样，一紧，再一松。像上海人那样急匆匆地走路，我虽然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，无论如何还是不习惯。”

“像北平人那样踱方步就好？”

“那也不好。总而言之，失掉节奏。比方小说，写得太紧张了，看的人也受罪。”

何为反驳道：“那倒不见得。《红楼梦》里写的那些人，老是吃喝玩乐，吟诗做对，哭哭花，赏赏雪，无缘无故地怄怄气。那么许多聪明伶俐的青年男女，整年到头挤在一个草鞋底那么大的小园子里边，无事忙，转来转去；东不出东府，西不出西府，也不嫌腻得慌。要是把我关在那个园子里边，我真烦得要吃人。”

“问题是要有节奏。比方前一个时期，我们紧张地反扫荡，现在，我们能坐在这里无忧无虑地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屏住气，伸出两手，轻轻地合起来，捉住了一团柳絮。

“快点洗吧，”何为又投了一块瓦片，击中了插在河当中的另一根竹竿顶上。“怎么好意思老要人家陪你闲聊。”

星光好心地笑了。托一托眼镜，开始用手帕揩脚。一边穿草鞋，一边说：

“你真淘气。时常看你在行军、走路、没事的时候，总喜欢弄石子打这样、砸那样，真是越大越孩子气了。”

“拉倒吧，你懂个啥！”

星光穿好了草鞋，立起来，说：

“哦，我晓得了，你是嫌驳壳枪子弹精贵。”他又逗了她，说，“你要有本事，能把河对岸那棵榆树上的树洞打中么？喏，那个洞，在那根树桠上，有碗口……”

“拉倒吧，”何为打断他的话，说，“死目标，老打有什么打头。”

“好，我指个活目标给你打，”星光兴奋地仰脸寻飞鸟，没寻着。就指着对岸水边的一棵垂柳说，“你能打中那根柳丝么？喏，那根顶长的，正在飘来飘去的。要打，就要打那个擦水面的柳梢。”

何为没答话。星光只见忽地一闪，那根顶长的柳条，一下就飘飞起来，随后，又像秋千样往回一荡。

“好！”星光忍不住叫了一声。又转向何为：“怪不得你这么顽皮。”

何为伸出一只巴掌，拦住了星光，示意他不要说话。星光一凝神，听出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。

何为说：“走，我们看看去。群众在替赵老头做喜事。”也不等星光同意，她便赤巴脚，啪嗒啪嗒往村子上跑。

赵长青火烧过的宅基上，破砖碎瓦早已打扫得清清爽爽了。

一副像龙骨架样的屋梁，刚刚竖立起来。

何为和星光还没进村，就看到一挂长爆竹悬在中梁上，向四处开花飞炸。

屋架下聚满了人，有讲笑话的，有大声叫喊的，在这种场合下，人们总是任着自己的性子，闹得越凶越好，闹得越孩子气越好。也果真几位年纪大的人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抢着拾落在地上没有炸的单粒爆竹。

两人才走到洛河桥头，就被闹喜事的人们发现了，老粘从人群当中的桌子上端了两碗酒，拿肩胛挤开挡路的人，走到何为、星光面前，说：

“来，不醉不准出去。”

人们一下就把新来的两个人围住了，逼他们喝光。

红光满面的赵长青，挤进了人圈当中，说：

“文曲星来了，头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副对联。做不好，罚酒三碗。”

大家又哄闹起来，把他俩推推搡搡地挤到了屋梁下摆酒的桌子旁边。何为早就被这种热闹场面闹得笑疼了肚皮，笑弯了腰。再走到桌边一看，也没一样下酒的小菜，只摆了十几个装酒的碗，当中一个大酒甃。

星光悄声对何为说：“这么闹哄哄的，怎么做得出对联来！”

何为指着酒甃，笑道：“我可以织布纺纱，做对联是你的专长，做不好，就别想出去。”两人互推了一阵，后来协议好了，每人做一副，然后再取长补短，拼成一副交卷。星光嫌闹，但要立马交卷，没办法，只好立在新屋梁下的酒桌边，立在闹哄哄的人群当中动脑筋。

这幢房子，是村上群众自动替赵长青盖的。

最初，赵长青坚决不同意。反扫荡结束后，赵长青总是披着一件他自己编织的蓑衣，不分昼夜，不分晴雨，到处忙搞战后恢复工

作,很少回到东溪村来。在哪个村子搞工作搞到夜深了,就困在哪个村子上。光远早就参加游击队了,杏姑也跟阿媛一道在乡里搞工作了。一家都干革命了,家的意义也就变了,就不是原来那个三间瓦屋、两间草房子的家了。

赵长青一听说村上的群众,要照他祖宅的老样子替他盖房子,就连忙摇手,一再向大家说:“我要房子一点用场也没有。”群众代表也一再坚持说:“这表示我们东溪村贫雇中农人齐心齐。”

积极分子在一起商量,要成立个组织,来负责筹备盖房子的事。有人提议,就仿照农抗、妇抗的名义,临时成立一个“房抗”,并且推选现在东溪乡的乡长老粘做会长,阿媛做副会长。

一切事情都是在办喜事时所特有的半认真半玩笑的心情下,热热闹闹地进行着。

砖瓦木料都是群众自动捐献的,也不摊派,也不记账。一个下午和一个清早,全村的群众,捐的捐,挑的挑,就把赵长青门口的稻场堆得像几座小山一样。迟得到消息的外村群众,也有自动送料来的。这批砖瓦木料,后来没有用完的,又帮军属和贫农修理了一些房子。

一挂长爆竹放完了,何为和星光的对联也做出来了。两人把草稿拿到一起一看,只见星光写的是:

春风送暖上梁日

抗战胜利欢庆时

横批写的是“斗争到底”。

何为写的对联是:

烧掉了,再重盖,工农江山万年青

软骨头,莫开口,换根脊梁重做人

代替“上梁大吉”的横批,是“反扫荡胜利大吉”。

围看的群众,有说好的;有说要改个字的;有说韩广金、老秀才

这类墙头草看到何为的下联，要羞得没处躲藏。

星光看着何为的对联，低声对她说：“现在提‘工农江山’看来不大妥当，不如改‘革命事业万年青’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他抬头一看，何为不在。原来何为已经转过身去和大新在说话。

大新和阿媛俩泥手泥脚的，才从蒔秧田里赶来。每人刚吃完了一碗非吃不可的上梁酒。何为又来央求大新，代她喝半碗。大新晓得她量小，便仰起头，把半碗烧酒，一口气就喝光了。

这时，赵长青轻轻把老粘拉到人圈外边，说：

“这房子我一时也派不上用场。”

老粘插断了他的话，说：“娶媳妇，招女婿，都用得上呀。”

“这是以后的事，现在不谈。房子空着也可惜，我看就送给你们乡公所和联抗做办公事的房子，门口挂个招牌，还蛮像样子。”

“这不可以送。”老粘叫起来，“这一送，群众要不依的。”

“你这么敞着喉咙叫什么！不说送，说借给你们也可以。”

老粘故意拿腔作势，说：

“这问题嘛，要‘房抗’开理事会来决定。”

七十九

出了村，何为和星光一直向墅港走去。走到河湾处，看到韩立德和杏姑在河边上游水。杏姑的下巴颏搁在一只气吹得饱鼓鼓的裤子上，两只脚直打扑通。韩立德在她身边像鲇条鱼一样游来游去。何为停住了脚步，说：

“你们也不去帮人家蒔蒔秧，尽玩水。”

“这不怪我呀，”韩立德摆摆湿头发，仍旧在游着。“杏姑怕水鬼，要我保护她。”

“大姐，你不要听她瞎扯。”杏姑微笑地立起来。水只齐胸口深。

星光好心地说：“水蛮凉的，上来吧。”

韩立德吃吃咯咯地笑道：

“我有任务在身呀。杏姑死缠住要拜我为师，她说：不会游水，怎么革命，怎么好打游击呀。你们看，杏姑敢下水了，这是一桩大事呀。”

杏姑连连摇手道：“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”又急又羞，脸弄得通红的。

星光说：“你爸爸正在忙着上梁大吉，你为啥不去参加办喜事？”

“我吃不下那一大碗酒呀。”说着，又扑到鼓气的裤子上，打起扑通来。

“等杏姑敢吃下一大碗酒了，那又是一桩大事了。”韩立德带着几分逞能显本事的心理，用标准的蛙式，一直向河对岸游过去。

但何为和星光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游泳表演，调头向墅港走去了。

何为顺手掐了路边一支小麦穗，剥开了一粒，饱鼓鼓的，已经灌满了浆。她把麦粒放进嘴里嚼嚼，鲜甜的、清香的。

星光说：“河西早熟的地区，已经割尽扬净了。”

何为点点头：“三七分租也马上就要打白刃战了。”

“这啥意思？”星光问。

“你想，这么件大事，会顺水顺舟的么？”何为以问作答。

他们走进了区政府驻的英王庙。

区政府像是个市场一样，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进出。各种各样的人，有衣冠楚楚的财主士绅，有破衣烂衫的长工佃户，他们穿进穿出，来谈各种各样事情。这样的“衙门”，在洛河地区，自古以来还没有过。佃户长工们觉得，从今后，上衙门不要架天梯，是件大好事。

何为走进门来，和许多熟识的干部、农民打招呼，交谈一些什么事情，又错肩走开。有时，在人丛里，她赤着的脚给莽撞汉踩的疼得要命。他们挤到了偏殿厢房里文书的办公室内，看了油印机，新的、掘井式的，星光赞不绝口。

才看了一会儿，他们就被卷进了区政府的生活洪流里。星光被几个知识青年拖去，谈青年出路和青年修养问题。何为几乎被人们当成了法官，一会儿有人寻她解决田产纠纷，一会儿又有人寻她调解婆媳口舌。一直到午饭后，人才逐渐少些。

区委和区政府的干部们，都到后进办公的房子里吃饭了。

何为一边盛饭一边说：“游击队的辰光不来谈的事情，区政府招牌往门口一挂，都寻上门来了。我一会儿工夫所接触到的问题，把它排个队，每人分一个题目，足够一营人答的。许多问题还要立马答复。老林，我看我们顶好把这些题目归归拢，分分类，交给农抗妇抗去讨论，大家订出个章程来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
“我们区政府本身也该有个章程，”靠在门框上吃饭的星光说，“刚才有个素无往来的小学教师，也来问我：旧的‘党义’不好教了，有没有新的‘党义’课本？叫我去变呀！”

林野插上说：“你不会变，可应该会编呀。”

“还有些难题，你连编都难编出来。”唐梦清说，“有个人来问，没有水苕秧怎么办？这倒是个当务之急，马上就该解决的问题，可惜我又不是龙王爷。”

“就是这话呀，”林野吃过，推开碗，仍旧坐在原来的位子上，说，“游击队长，不过是一队之长；区长乃是一区之长。足下并非龙王爷，可是一区的大家长呀。”

唐梦清弓着背，手背在背后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说：

“老林此言甚善，我辈并非龙王，我辈应是龙王。”

这两句文言，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，有人把饭都喷出来了。

大家兴奋地谈笑了一阵，便要分头工作去。何为拦住了林野

和夏铁友，说：

“你们两位请稍等一分钟再走。油印机，你们三个人快去拈阄子吧，星光缠住我不放手呀。”

“好。”林野兴致勃勃地答应。他的情绪还是在刚才的兴奋状态中。

“我弃权。”夏铁友大声笑说，也是刚才兴奋情绪的余波未尽。

“阿弥陀佛，皇天不负苦心人。”星光说。看看他们争油印机只不过是闹闹玩的，高兴了。傍晚，区政府挪到了离镇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宿营。房子一号定，就通知有关的人来研究三七分租进展的情况。

先来的人，围坐在一家农民的客堂桌子边，在等人。

星光因为有了油印机，正在出杂志的兴头上，劈头就问何为：

“你打算写些什么呢？”

何为说：“我什么打算也没有。小说，我不会写。就是会写，我也不高兴写——拖泥带水的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到穿好衣服，到拔好鞋子，要写十几张纸头，这要有多大耐心？”

星光又转向坐在油灯前的林野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不响？”

“诗、小说、杂文，我全不会写。”

“在民运队那辰光，你不是给军部的《抗敌报》写过两篇报告文学么？”

“情况变了，”林野说，“你看，现在整天是：战略、策略、方针、政策、方式、方法、组织、动员、情况、问题……哪还有心肠去搞文学？”

这话，把大家都讲笑了。夏铁友刚从外面走进来，听见，也笑了。

“老夏，想想办法，星光现在是孤掌难鸣。”林野觉得需要在精神上支持星光。

夏铁友在林野对面坐下了，笑道：

“你们知识分子想想办法吧，不要逼住公鸡下蛋。”

“试一试嘛，冯玉祥还做诗哩。”林野一看星光愁眉苦脸的，便本能地感到有鼓励他的责任。“好，老夏，我们两个合作写一篇，就写读毛主席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体会，可好？星光，你的眼睛也不要盯在我们几个人身上，区政府大门外边的人才很多。搞得好，可以在洛河这一带掀起一个民族化、大众化的新文化运动。”

星光说：“好，让我来试试看吧。”

一听到这推三阻四的话，何为就火了：

“还要试什么！这东西又不是书房里的小摆设，要搞，当然就要向旧文化显点颜色出来。你看你，没搞之前，兴致勃勃，才起个头，又松了劲，是不是这就叫有‘生活节奏’呢？”她模仿了星光早晨的一个动作：手指抓紧又松开，再抓紧再松开。“早先，你说没有油印机，现在物质基础有了，为什么你的上层建筑又不搭起来呢？”

星光说：“你不要老是噤里啪啦的，光讲刺激人的话。你设身处地想想，我现在是个‘空军司令’呀！”

“林野不是帮你出过主意了么？我也向你自我推荐一下吧，……好，老唐也来了。老唐，你也写一篇。”

唐梦清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这个老八股，还有用么？”

“可以，只要有新内容。你是当方土地，就写写洛河的去、今天和将来。”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”林野拍了一记桌子说，“根娣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，用讽刺诗的形式写过很多传单。”

“文章跟庄稼一样，遍地扎根，遍地生长。”何为说，“你听一听——

从前官管民，

现时民选官，

好人大家选，

不好大家换。

抗日政府兴民主，

国家大事百姓管。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，”星光兴奋地叫起来，“你再念一遍，我记下来。”

“不要慌，还有哩——”

“真好，真好，通俗有力，你是什么时候写的？”星光问。

何为说：“群众写的。老林不是讲过么，区政府大门外头，人才多得很。”

“这种歌子，苏区也很多，”夏铁友说，“明天你拿个本子来记，我给你唱上整整一本。”

林野说：“老夏肚里的宝贝，倒是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。”

“好，下决心了，”星光挥了一下手，爽朗地说，“老林，停两天你看看‘雄心’的结果吧。”

林野笑道：“好，进入下一个议程。人都到齐了，开会吧。”

八十

会是在半夜里散的，星光一个人摸夜路回河西去。走着走着，天上灰蓝的云彩，就逐渐变成了灰白色。走到大河边，他跑到了大石拱桥下，双手捧水漱了口。像北方人洗脸那样，双手舀了水抹在脸上，搓一搓，用干手帕揩了两把，便走上桥来，走上了这条清早宁静的路。

曙光才开始在天地间敷上第一层灰白的底色，闷倦地困了一夜的鸟们，急得耐不住性子，飞翔歌唱起来了。布谷鸟凌空召唤着贪睡的人们，云雀在欣赏自己清脆娇嫩的声音，斑鸠殷勤地啼春。

鸟儿破坏了黎明前神秘的忧伤的宁静，却带来了一个欢乐的早晨。星光开头埋怨它们，后来又被它们殷勤的欢乐的啼叫声所

感染，他的心里又转换了另外一种心境。

路边一个早起拾粪的老人，赶着一群猪在打露水。星光和他打了招呼。

在陈家市街头的大路上，遇见了王守仁。他的粪筐已堆得尖尖的，不能再堆了；可是，看到路边的猪粪，他还想捞起来再堆上去。

“第几筐子？第四筐了吧？”星光走近他身后问，他晓得王守仁有起绝早的习惯。

“哦，是你呀，”王守仁车转身，连忙说，“四筐？那真是神仙手。两筐子。”他就怕别人说他的东西多，说他的东西好。

“麦子都清场了么？”

“清场了。”王守仁叹了口气，“今年麦子，怎么好算得上是麦子，尽都是瘪粒子。”

对于王守仁习惯性的诉苦，星光善意地笑了。

“老王，你耳朵根子软，当心地主不让你减租啊。”

“星光同志，这回你放心。那天晚上你跟我谈到半夜的话，我都记得。”

“那就好了。”星光朝陈家市走去了。

王守仁回家吃过早饭，开始量麦子去缴租。

王守仁一共种十一多亩田，另外还有四分桑田。十一亩田里，五亩多是自田，六亩是租种地主孙连超的。今年，他的五亩多自田里，七股八杂种了许多东西：种了粮食，也种了红花草、油菜，还种了一亩藕、四分薄荷和别的经济价值高的作物。有些是已种下了，有些是准备种的，有些是已经收上场了。没有麦收作物的田地，麦收后都打算种上晚稻和中晚稻。但在租来的田上，每年都是一季麦、一季稻。

前两天，快要清场之前，他就已计算好了，他有异常熟练的心算，甚至比有些账房先生的珠算还要快、还要准。他今年的小麦和

元麦的收成,平均每亩一百五十斤,这是孙连超自来议租时当面议定的。六亩共收九百斤,按往年对半缴租,就应缴给孙连超四百五十斤,但今年实行三七分,按新章程只需缴二百七十斤,自家多留了一百八十斤。

王守仁很开心,他还往后估算了一下,要是秋后还实行三七分租,那便要比往年多留六百多斤稻子。六百斤稻、一百八十斤麦,白花花的龙洋一大捧。

使他难受的是他的儿子根福,被陈海龙拉壮丁拉去了,虽然有信,但不能回家。要是儿子也在家里,那就可以在田里多下把劲,多收许多粮食。

早饭后,他亲自把风净了的麦子量好,拿尺杆把斗口抹得平平的,双方都不吃亏。两百七十斤,分装在四只稻箩里,和媳妇俩一人一担,欢欢喜喜地挑到村北头孙连超家里。

孙连超本来是当保长的,现在不当保长,专门闲在家里收租吃饭。他是个有十几亩田的小地主,又是个大大的二地主,——过去,他是兼替陈海龙、李晋斋两个大地主,管理出租在小孙庄一带的田地。

这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的胖子,手里悠闲地拿着一根“文明棍”,在门口望天。一瞥眼,看到王守仁公媳俩远远地挑担子来了,他赶紧缩回厅堂里。等到王守仁公媳俩担子进了大门,进到了天井,他连忙笑着从厅堂里走出来,在廊沿口迎上了他们,连声说:

“辛苦了,辛苦了。”孙连超一边让座,一边向屏门后边高声喊道:“快倒茶。”

“东家,你不要这么客气。”王守仁看了媳妇一眼,要她先回去。孙连超硬要王守仁和他隔张桌子面对面,坐在那把上过漆的榆木椅子上。这种礼贤下士,在往年是没有的。过去,孙连超是东家和保长,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架子,但在厅堂里跟佃户这么平起平坐,那倒是不曾有过的现象。

“东家，你也忙，我就照直说吧。”王守仁拘谨地老实地说了。“往年该派……”他脸红了，不知为什么说不下去，像做了错事一般。上一句话没讲完，又转到了下一句话上：“今年照民主政府新章程……”后边又说不下去了。

孙连超马上明白了，他所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。孙连超没有改变自己坐的姿势，也没有收敛自己的笑容，更没有改变已经开始了的、对王守仁的客气态度。他安闲地吹掉了水烟袋上的火球，说：“我暂时还不缺吃的，这个你挑回去，留着自己吃吧，你家口也重。”

这句话把王守仁的心讲乱了。在他这个老实人听来，这话又似真心又像假意，他一下判别不清，便笨拙地问道：

“东家，你是不是嫌少哦？”

“我怎么敢讲这犯法的话？”孙连超讽刺地微笑说，“现在都讲是劳动创造世界，我的田根本也不会长粮食的。你不送，我也不敢要，送一点来，这已经是你的恩德了。还能计较什么多少呢？”

王守仁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东家，这是民主政府订出来的新章程，东佃两方都要照章办事呀。”

孙连超看王守仁并没有松口，他便稍微点破了一点，说：

“你还是把粮食先挑回去吧。你儿子不在家，我看你也怕忙不过来，下半年，我想把这几亩田再另外寻个人种。这一来，我也不至于抛荒了田，你也免得累脱了力。”

这句抽田的话，叫王守仁感到犯难了，原来三七分租这件事，还并不是那么顺水顺船的。按他怕事的脾气，就该让步了，但他又舍不得折子里那一百八十斤麦子。他左右为难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东家，这两担粮食，就搁在你这里吧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你还是挑回去吧。”孙连超打断了他的话，“等陈龙王回来修围子的时候，你再替我打趸送来吧。”